

·学人书讯·

# 一部“老而更成”的杜诗研究专著

——郑文教授《杜诗繁诂》评介

刘志伟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甘肃兰州 730070)

摘要: 文章对《杜诗繁诂》一书进行了评价分析,认为该书是当代杜诗研究的力作,其主要特点有:以对杜诗总体特质的精确把握而为具体“繁诂”;善于分析,精于训诂,熟透杜诗,精于史地考证;以诗人之心注杜与运用赋法为文,条目别具特点。

关键词: 杜诗繁诂 书评

中图分类号: G2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06)05-0149-04

作为中华民族的珍贵精神财富,“诗圣”杜甫的诗歌,不但为历代读者所热爱,也为历代研究家高度重视。宋代以来,注杜者号称千家,新中国成立以后也有五、六十家,为杜甫研究的不断深化奠定了坚实基础。古今注杜者虽名家辈出,各有所长,但仍难免千虑一失之患。积少成多,流弊固已不少,以小看大,尤见方法之误。古人之失,主要在于受时代性局限影响,往往缺少科学知识,不具辨证与系统研究方法,封建意识较多;今人之失,则首在训诂工夫不足,历史地理知识偏少,深入钻研不力,往往不求甚解,又受浮躁学术风气影响,急于成名成家,致有以“崆峒小麦熟”之“崆峒”为甘肃平凉附近之崆峒、以《石龛》为麦积山石窟、以“畜眼未见有”之“畜眼”为“牛眼睛”之类的笑话。如此注杜,不但无益于对杜诗的真解,也必误导学界及普通读者,贻无穷之患。《淮南子·修务训》有云:“弓待斲而后能调。”

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退休教授郑文先生,正是由对中华民族学术文化发展的强烈责任感出发,以其深厚学术功力,依据实事求是的原则著《杜诗繁诂》,追求釐清、改正古今注杜之失,彰显杜诗本义。1992年,《杜诗繁诂》由巴蜀书社出版。但这样一部凝结着先生毕生研读心血与精神灵魂追求,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著作,自问世十余年来,虽不断得到学界耆宿、名家的赞誉,却由于印数有限,流传未广。尤其近十余年来学术研究愈形浮躁,致使富含学术价值、具有真知卓见的严谨学术著作,往往被迫与泛滥成灾的泡沫化著作龙蛇相混。严谨学术著作的

倍受冷落与炫世投机之作的被刻意哄抬吹捧,映衬着当代学术的畸型发展现实。先生今年九十有六,堪称学界人瑞,其仍甘受清苦生活,勤奋笔耕名山事业不辍,所求者固不在一时之誉。但典则在兹而仍坐视谬误流传,甚且不断孳生新的谬误,如此恶性循环的学术研究,岂为学界之福?岂有益于21世纪中华民族文化的健康发展?故思之痛心唏嘘之余,愿不揣谫陋,试为简介《杜诗繁诂》这部当代治杜之“老而更成”的力作。

概括而言,我以为此书主要有如下特点:

## 一 以对杜诗总体精神特质的精确把握而为具体“繁诂”

此书前言第一部分论述关于杜甫的“忠君”与“爱民”,第二部分论述关于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理解,实际上是对古今关于杜诗思想内容的本质特征与总体艺术风格理解的“繁诂”。

先生以深厚的训诂功夫解释“沉郁顿挫”,尤其让人叹为观止。书中先分释“沉”、“郁”。以为沉者没也,没必深于水,故沉有深义;沉则必隐,故沉有隐义;沉渍之物,为时较久,故沉有久义;下沉之物,其质较水为重,故沉有重义。将深、隐、久、重这些含义用于创作,则可铸为沉思、沉吟、沉着、深沉、沉雄、沉邃、沉达等词,以显示创作作品的过程与达到的高度。又据“郁”字之义引申,则“郁”有丰富、繁盛、积聚、茂密、众多……之义。而“沉郁”一词,出于刘歆评价

扬雄《方言》：“非子云澹雅之才，沉郁之思，不能成此书”，指出刘歆所谓“沉”指深沉，“郁”指蕴积，是就思想而言的。又以《汉书》评扬雄“默而好深湛之思”即深思熟虑和《楚辞·九章·思美人》的“沉菀”即“沉郁”，是指深沉郁积的幽思。综合上述而得出结论：“杜甫所谓沉郁，是指作品经过深思熟虑，具有充足的理由、热烈的情感和丰富的材料，而又善于蕴藉，主要就内容而言。”这就以最坚实的训诂工夫，澄清了学界多以“沉郁”侧重指艺术风格的歧见。

关于“顿挫”，先生据《荀子·劝学》、《后汉书·郑孔荀列传》、陆机《文赋》之“顿挫”含义，指出关于“顿挫”之说，“是指诗文的表现方法而言”。又具体分析李重华《贞一诗话》、施补华《岷佣诗说》、沈德潜《说诗碎语》对杜诗“顿挫”的评价和对李东阳《麓堂诗话》、翁方纲《赵秋谷所传声调谱·乐园园歌》、《七言诗平仄举隅》等对杜诗格律节奏“顿挫”的认识，接着，先生列举杜诗四首：《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洗兵马》、《春望》、《又呈吴郎》，具体析评杜诗“沉郁顿挫”的表现以为示范。不但指出杜诗“忠君”、“爱国”、“仁民”、“爱物”诸思想内容的多样“沉郁”，更指出杜诗艺术表现的穷极“顿挫”，并强调杜诗“沉郁顿挫”的神合无间。尽管当代学者的解释也有不少胜义，但如此全面周详、深入细致、精确到位的分析，无疑是对古今关于“沉郁顿挫”众说纷纭之歧解的最为全面的澄清。没有雄厚的训诂工夫或没有对杜诗的全面、系统的精熟研读，是绝不可能作出如此“训诂”的。正是对杜诗思想内容的本质特征与杜诗总体风格的精确把握，就使《繁诂》一书具有高度把握杜诗精神与灵魂而为具体“繁诂”的特色。而在本书之具体“繁诂”条目中，如先生前言一、二部分所举的析评那样准确把握其“忠君”“爱民”思想与“沉郁顿挫”特征的例子，就不胜枚举了。因此，读此书，我们强烈感受到先生高瞻远瞩眼光、元气浑瀚淋漓的气象及力透纸背的笔力，以高古雄健目之，应非过誉。

## 二 善于分析 精于训诂 熟透杜诗

善于透过纷繁复杂的矛盾现象来把握事物的本质，是先生治学的一大特点，此书也不例外。先生“繁诂”，总是从每一具体条目中历举古今注家有关同条的各种论点，仔细比较鉴别各家论点之同异，截其纷纭，找其原因，判其是非，力求在对对象的全面把握中，作出对杜诗最精当有据的解释。如卷一《游龙门奉先寺》之“天阙象纬逼，云卧衣裳冷”条，就是好例：首先举出《集注》所引王洙、苏轼、王安石、蔡條诸家说解以及《详注》所例“八说”，然后指出，持“天阙”说者只有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关于“阙”“卧”字乃子美早年下字法、从阴铿、何逊来这一说解有一定道理，却与杜甫本诗实际不合。因为

“月林”四句，写奉先寺夜景，前两句状林风之佳，后两句见高寒之极。故“阙”当作“窥”。“倘不窥天，何以见象纬之逼而显其高？倘非卧云，何有衣裳之冷而感其寒？”而“若作‘天阙’，乃就伊阙之地而言，寺在伊阙之上，止能下视，故无涉于象纬之逼也”，更与游览诗宜从实景出发相违，至于“以天阙乃寺门观，云卧犹言云室”的说法，不但无据，更是以六经注我。先生又对王嗣爽《杜臆》释“天阙”为“天开”的另一种解释予以驳论。最后肯定施鸿保《读杜诗说》从古体而用仄韵的定则论定应为“天窥”的结论。这样，先生全面吸收了前人合理的说法，而摒弃了前人的臆说与偏执，给予杜诗以科学合理的解释。

先生以为杜诗去今已远，又多用古诗古义，因此训诂应为精确把握杜诗本义的最重要手段，对大量古今纷争难解的诗句，先生每每以精准的训诂手段解决。如《临邑舍弟书至苦雨黄河泛滥堤防之患簿领所忧因寄此诗用宽其意》之“吾衰同泛梗，利涉想蟠桃”条。先举《详注》引张綖说：诸家定此诗作于开元二十九年，杜甫是年甫三十与“吾衰同泛梗”诗句不合，认为张说虽有其理由，但“衰”不但可训为“老”，亦可训为“微”。举《书·咸有一德·释文》、《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注》及《谷梁序》以明“衰”亦可解为“微”，从而得出“由是言之，此之‘吾衰’者，吾微也。当时子美尚未入仕地位不高，故曰吾微。正因吾微漂泊，故有同于泛梗”的合理结论。这与开元二十九年河溢为患，其弟来书告难作此诗正相吻合。也与后两句“却待天涯钓，犹能擎巨鳌”戏为大言以慰其弟，是年方云壮、阅世不深语神合。再如《赠比部萧郎中十兄》之“风雅霭孤骞”条。先生举《集注》引赵、师二氏之主“骞”字说与《详注》以为字当作“骞”字的说法，用反证法引《说文》：“骞，马腹垫也”，以及段玉裁的详尽考释，以明即使依赵、师二氏之释，也不应作“骞”，而应作“骞”。由“孤骞”又可知《详注》以为应作“骞”，不作“骞”准确无误。

先生虽然每每主要针对某首或数句、甚或一句注杜，但并不局限于此，而是表现出透熟杜诗整体的特点。如《官定后戏赠》：“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就引杜甫《遣兴五首》、《寄彭州三十五适……》等以作证明；如《赤谷西崦人家》引《赤谷》诗，如《寄赞上人》之“近闻西枝西，有谷杉漆稠”条，于前人所引大量相关诗外，又特补《西枝村寻置草堂夜宿赞公土室二首》之一首，如《戏为六绝句》“第五首”条引《偶题》、《解闷十二首》之十、《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春日忆李白》、《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八哀诗·赠汝阳王琎》等，无不信手拈来，为精确理解杜诗提供了有力佐证。

## 三 精于史地考证

先生以为杜诗中存在的主要问题，除了蒲启龙氏所指

出的时事与古语外,就是地理区域的问题了。故于杜诗地理问题着力甚勤,以科学方法精确考释杜诗地理,也就成为此书最有价值的方面之一。在前言中,先生举了《奉送郭中丞兼太仆卿充陇右节度使三十韵》之“秋屯陇右兵”条考释“陇右”和《垂老别》之“土门壁甚坚,杏园渡亦难”条考释“土门”与“杏园”两例。今再举《官定后戏赠》“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条。《闻一多全集·唐诗杂论·少陵年谱会笺》以为:“河西县故城在今云南省河西县境。”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以为:“河西县在唐代有两处:一属于云南,在蒙自附近,天宝后,没入南诏;一属于四川,在宜宾附近,估计杜甫被任命为县尉的是后者。”先生则以为,地名“河西”,自与黄河有关,如何在川、滇两省之内?于是依据《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关中道·同州”条载:“夏阳县,西南至州一百三十里,古有莘国,汉郿县之地。武德七年,分郿阳于此置河西,在河之西,因以为名。”又据《旧唐书·地理志》:“乾元三年,改河西为夏阳县。”杜甫天宝十四载十月,授河西尉,故先生据以改正闻、郭两先生之说。又据引《旧唐书·职官志》:率府兵曹参军正九品下阶,上县、中县县尉从九品下阶。河西尉较率府参军之阶为低,故杜甫不就河西尉而就率府参军,况且古人重内轻外,兵曹在京内,河西在京外。其言“凄凉为折腰”者,不过托词而已。如此实事求是、析情入理的解说,就使诗意更为显豁了。

先生以精熟两《唐书》及《资治通鉴》,并广涉其它多种有关史料的治史功夫注杜,收获亦甚丰厚。试举《立秋后题》“罢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条。闻一多先生《少陵先生年谱会笺》:“乾元二年己亥,公四十八岁。春,自东都归华州,……时属关辅饥谨,遂以七月弃官西去,度陇,赴秦州。”因饥弃官之说,几成定论。先生则依据史实,认为当时虽有旱情,却还不至于移民就食,更无官吏因饥弃职而就食者。考《新唐书·五行志》载“饥”74次,而无乾元二年,载关内、关中、关辅、京师之“饥”15次,亦无乾元二年。而岑参是年五月出为虢州长史,其《出关经华岳寺访华云公诗》有“五月山雨热”句。华岳寺即华阴之西岳庙,在华山下。又《早秋与诸子登虢州西亭观眺》诗云:“残虹接陕北,急雨过关西。”可见是年五月及初秋关内外曾经下雨,也可见《新唐书·杜甫传》言“辅为华州司功,属关辅饥,弃官客秦州”之非是。再如《高都护骢马行》条,先生以相关史实驳钱谦益以此诗为哥舒翰作与《集注》以高都护为高适的谬误,并考证“高仙芝六载八月,虜小勃律王,为四镇节度使;八载入朝,兼左金吾大将军,九载讨石国,入朝拜开府仪同三司,寻除武威太守河西节度使,子美此诗作于天宝八载,则仙芝入朝之时也。且诗题明曰《高都护骢马行》,首句又曰‘安西都护’,其中又言交河蹴

冰,则应如黄鹤以‘高都护’为高仙芝。”

#### 四 以诗人之心注杜与运用赋法为文

先生本为诗家,又特善赋体。故注杜时不惟书是信,而是注重以诗人之心理解、感悟,每得杜诗之真。如前举“天阙象违逼,云卧衣裳冷”条,先生强调游览诗宜从实景出发,及此诗四句皆属对工稳,不应其中一句故作例外,“天窥”正工对“云卧”,就深谙诗心诗法。再如《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窃笑贡公喜四句”条,先生指出本篇运用散文之法为诗,前后呼应严密,故能以顿挫之笔,达由衷之言,既不失己之身份,复可表己之心曲,亦曲尽诗法。先生“繁诂”一书为文风格运用赋法的铺张扬厉,纵横开合,舒卷自如,雄辩滔滔,思如泉涌,颇合以老年化境古雅为文的特点。当然,对于初读杜诗者,就得多一些耐心与努力了。

#### 五 条目别具特点

此书“繁诂”总计有五百条,38万余字,而条之长短,无不因情而异,随文驳议,既不拘一格、活泼灵动,又避免了冗赘之病。条之长者达二千八百余言,次者二千二百余言,次者二千余言,其在千五百言左右者约十余条。此等长条,实为一篇篇精练浓缩的论文。如《兵车行》条,即以论文发表于1983年《草堂》。六、七百字者约居半数,稍加润色,即可成为论文。短者数十字,或一、二百字。至于立题纠正,亦视具体需要而定,有一句者,有二句者,有四句者,有一段者,有整篇者。以数量多少统计归纳,最多者可分为训诂、时事、地理三纲。三纲之中,有关训诂、时事者最多,有关地理者次多。三纲之外,因量小不与三纲同列的尚有别真伪、解题目、分段落、论沿袭、谈句读、议寄托、明主旨诸方面。

总之,《繁诂》全书论证力求客观,拟驳务从实际,钩稽考订,最重有证。虽然证有本有旁,有显有隐,求之有难有易,有重有轻,先生都无不反复推敲,实事求是。对于资料的取舍,先生力求其全面而尤注意高手之意与普通读物不同,前辈、今人功力深浅异度。对于符合上述条件而犹有未安者,则以精益求精的态度予以斫削,遂使此书精益求精、“平理若衡、照辞如镜”,成为先生名副其实的“老更成”之代表著作。

限于篇幅与水平,本文谨举以上五大方面作浅简介绍,固难全面概括先生全书之胜。而仅就所举以上五大方面来看,窃以为,先生已为如何精确注释前人作品树立了非常重要的典则,其“繁诂”不但“老而更成”,也在繁诂当代不良注释风气:

一是试看当今品类繁多之注释类著作,将注释看作崇高的名山事业,真正做到精熟作家作品、由对作家作品总体精神特质的精确把握而为具体注释的又有多少?不少所谓



注释著作不就是拿到作品、翻开字典就注？无视作家全人，无视作品之间的内在联系，随意臆猜，凭借想当然的创造性注释，早已是当代注释前人作品见怪不怪的现象。

二是不少当代注释性著作无视前人在注释方面所做出的艰苦劳动，至于穷尽心力，孜孜以求，全面吸收前人合理的说法，仔细比较、鉴别各家论点之同异，截其纷纭，找其原因，判其是非，摒弃臆说与偏执，力求在对对象的全面把握中，作出最精当有据、科学合理的注解，也几成为空谷蛩音。

三是精于训诂和史、地考证似已成为老一辈学者的专利，当代学科分工的过于细密化与急功近利的培养模式，造就了大量视野狭窄、基本功严重缺乏的研究人才，对于这样的所谓研究人才来说，严谨注释工作所必需的一些素养条件已无从谈起。

四是注释工作自然是需要高度客观化的严谨科学工作，但从事文学作品注释，要得到对作品的真解，除了保持“最深切之同情”，还必须做作家作品的知音。刘勰《文心雕龙·知音篇》感慨真正的知音之难：“知音其难哉！音实难

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从这个意义上讲，先生之以诗人之心注杜与运用赋法为文，也使我们重新面对这样的严肃话题：严肃的文学作品注释工作，其实拒绝与文学并无真正缘分，只是以功利、漠然心态为注释之事者！

最后，还想简单说明，除此书外，先生年近 80 高龄，还先后出版了《楚辞我见》、《汉诗研究》、《建安诗论》、《李杜论集》、《论衡析诂》、《扬雄文集笺注》及《金城丛稿》、《金城续稿》等著作。因此，说先生在 80 岁以后迎来了不断喷涌的创作高潮期，并非言过其实。而这一学术史上罕见的学术研究高潮现象，却是先生在大西北的兰州以老病交加、孤寂清贫之身所创造，除了高度敬佩之外，也让人格外地喟叹伤感。以先生目前的身体状况与精神意志，百岁福龄应是屈指可期。那么，就让我祝愿先生与所有学术前辈身体健康，精神快乐，能为 21 世纪学术文化的繁荣、发展，再启新猷！

作者简介 刘志伟（1962-），男，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

· 简 讯 ·

## 《文献交流引论》出版 20 周年北大信息管理系座谈会纪念

2006 年 9 月 10 日，恰逢一年一度的教师节，北大信息管理系在北大英杰交流中心召开了“周文骏教授《文献交流引论》出版 20 周年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校内外专家学者近 40 人。信息管理系主任王余光教授首先致辞。周文骏教授在会上简要介绍了自己著作的相关情况，并对与会嘉宾表示感谢，专家们高度评价了周老师的治学精神、研究成果和突出贡献。

周文骏教授是我国德高望重的图书馆学情报学家，也是我系首位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历任图书馆学情报学系系主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委员，并兼任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会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评审组副组长，中国图书馆学会常务理事，编辑出版工作委员会主任，北京市社科信息学会副会长等多项兼职。

周教授自 1956 年执教以来，曾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卷）编委会主任，还主编了《图书馆学情报学词典》（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 年），并担任了《当代中国的图书馆事业》著作的编委和撰稿人。

1986 年，周文骏的《文献交流引论》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它是我国图书馆学人第一部以专著形式出版的理论著作，是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中“交流理论”的奠基之作。周文骏被誉为图书馆学情报学“交流说”的代表人物。在 2005 年上海社会科学院组织评选的“20 世纪中国学术名著精华目录”的图书馆学情报学的 6 本著作中，《文献交流引论》不仅名列其中，而且是 1949 年以后仅入选的两本著作之一。

（周庆山）